

爬 梯

——一个赶马人的日记

五月初一

今天揽着了驮子：到省城，二十块零五角脚价！

下午，我扛了架子勒，妈露着怪凄惨的脸，站在门口说：

“不要去了吧，我们的。老三，洋烟驮子脚固然好，可怪重的！我们的小青骡子个子小，怕承不住。”

“不去成吗？一起是四十八驮，我们就答应了一驮。不去，怎么成？是二十元零五脚！妈，就是它驮不去，我扛也得扛了去、喝，二十块零五脚哩！”

生活的意义，就好象爬梯子，一步比一步高。你看我爬：帮了万锅头三年多，积工钱，买了这小青。哼！小虽小，身法好！一百二十元，值得！从此我也是帮子里面的了，锅头再给我工钱，他可得替我开小青一路的草料账。连他的四个，我一起吃五个牲口！老三，你也得走走运——一趟二十零五，两趟二十零五，三趟二趟二十零五，四……可不是又干够一百二十元？可不是又买一个小青骡？可不是又爬上了一级楼梯？

驮！怎么也得驮！驮不去我扛也扛了去。哈，二十无零五角！

跨进天福祥——他舅子的！——他们的全勒起了，只剩下我这一驮。过去一搂，一口木箱总有一吊二百两。那不完了！太重，我的小青怎驮？

驮不去啊，怎么驮，小青？二吊四的洋烟，他舅子的一百五十斤。是旁的，小青能对付：独有洋烟，洋烟多沉，多坠，小青驮不了！

“锅头，给换一驮轻的驮吧，我的牲口小！”

“依不了你，谁的不是二吊四？勒着罢，多加点儿料，多抬一回儿哨，驮得拢！”

他阔大的黑脸在笑，在笑二十块零五脚价！

真的，二十块零五脚，驮不去我扛也得扛去！终于咬牙齿勒起了。喝！一百五，他舅子的，试着总有二百斤！

回家，母亲又唠叨地问重不重。

“重什么？只一驮米的分量。”

晚上，妻在灶下为我赶缝新蓝布裤子。母亲到神前上了香过来，用纸包了灶上一块黄泥，交给我藏在袋内，又跟前回一样地交结：

“出门水土不服，哪天心里不舒服，拿开水泡了吃下就好了”。多拿些料掺在草内。小青，吃吧，把肚子吃得圆鼓鼓的明天好上路。

晚上起来了七次，上草，上料，饮水。每次下楼来，孤灯下，妻还在缝裤子。

“睡去了吧，舅子的，谁希罕明天穿？”

她一声不响。

初二

睁开眼就去望天，灰茫茫的；云往四山跑。准晴，准晴到省城！

下楼，到院子里撒溺，妻在厨房内听见了，赶忙端洗脸水。他舅子的，妇人家们真行，那么早就起得来煮饭；不，她昨晚准熬了个通亮。

“谁要你煮饭？帮上等我去吃哩！”

说了，要到马槽去望望。她叫：

“草上了，水也喂了。”

他舅子的，妇人家真有心眼，回来替她剪上七尺花洋布吧。

热腾腾饭摆上了。唉，总是自家屋里的饭香，依着她些吃了吧。牵出骡子来，妈也起来了。

“妈睡吧，儿子样样都留意。不睹，不惹烂女人，不吃油腻重的东西……样样都留意。天早哩。妈靠着去吧。”

头也不回便牵着小青走了。我背脊骨也看得见她姥又得靠着门栏用眼泪洗鼻子。进了天福祥，伙计们正蹲在地下吃饭。老黑摇摇他截去了的尾巴，上我跟前来闻闻。他们见我进来，都抬起头来看看我新买的小青。

“身法倒确实不错，要再高得两拳头就够驮了。”

“什么口了哟，老三？”小马便跑了来扳小青的嘴皮看口齿。

“新齐的，‘青马不问口’，膘一眼毛头就认得，还有什么看的？”我说。

他差不多把头都放进骡嘴里去了，忽然，睁睁眼皮嚷：

“哈！哈！是个五顶六！老三，你自己看，下床上不是缺着一枚牙？‘五顶六，喂得哭’！”
嗯？这不是？啊，啊，五顶六，五顶六：舅子的，那天在马市上怎么没有看见？小马这霉鬼，他舅子眼睛里偏找不出好东西！

“他舅子的五顶六，老子不忌讳！”

万锅头沉着脸。我晓得他不喜欢‘五顶六’夹在帮子里。吴家那年喂了个‘五顶六’，不是大骡子死了个干净！我不能带累人，我就说：

“驮到省城卖掉它，再买个像样点的。”

他也明白这是我勉强安慰他的话，就装了个很不自然的笑脸说：

“不怕的，我们牲口多，正气压邪气，个把‘五顶六’怕什么事？”

万锅头总是那么待人好，什么违心的事，在人前总是迷笑迷笑的。只有他才掌得了帮，只有他才配称得“大锅头”！

“走了，走了！”

“开动，开动！”

“他妈妈，老子烟也忘了吃！”

“小马，马得章！吆牲口出来呀！”

“噢，噢！枣骝，枣骝！”

于是大铃铛的响起来，骡子的铁蹄踏着石板发出乱声音，各人背鞍子，上后瞅，上攀胸。用石块向着不听话的骡子扔。愤恨的叱骂声。

接着一片声的“抬——抬！”

驮子搁上了骡子的背脊，头骡缩了缩腰，带着大铃“噹啷，噹啷”地跨出厦门去。

二骡缩了缩腰，带着二铃，“庆嚓，庆嚓”地跟着跨出了大门，接着又是三骡，四骡……我觉得这次真热闹——一起是四十八驮。头一把（五个牲口为一把）全是一样色，一样的枣骝。头骡头上套着新崭崭的花套口，挂了红绸和狐狸尾巴，大铃“噹啷——噹啷”一路的响——二三里外就听得见。驮子上插了“旅长×”的黄绸旗子，在风中飘荡好不威风。哼，小毛贼谁敢碰！谁的牲口不远远的就让开在一旁！

伙计们个个背一杆德造五子，身材又高大——虽然小马是个小个子亦夹在里面。我的小青就是压尾骡子，走在最后面。可是谁说它小没有气力？你看它发脚多快，紧紧的跟着帮子。一步也不能吊后。

——五顶六！谁也难说，它还年轻，谁能说它下腮巴上就不能再冒出一颗牙来？谁能说？老天爷也要凑合我们穷人才对！一个独骡，还要来个五顶六！小青，你也得生个良心，一百二十元换你这个五顶六？

今天歇在红岩，走了几十里。他们一路照例笑，闹。我却左也是“五顶六”，右是“五顶六”。啊，谁个刻薄小子起头说的“五顶六喂得哭”！

抬下驮子来的时候，我又扳开小青的嘴皮，瞧一下，又摸摸缺着一颗牙齿的那处的牙床肉。不会再冒出一颗来，真的？谁说得定？

初三

上午还是郁郁不乐。一路走，一路尽瞧着小青的屁股，想它的牙齿。

到清华洞的时候，太阳正当顶。哨就抬在一群修汽车路的民伏旁边。

揭下鞍子，瞧见小青的腰窝子压脱了红红的一块皮，伸手去摸摸，摇头刷尾的不让摸，却赶着去地下打滚。我赶紧把鞍子拿去到万锅头面前，恳求他拿棉絮设法垫平一下。

他笑了，他水汪汪的眼珠子尽望着我，然后说：

“那有婆娘不偷汉？那有骡背不压烂？”

我真被他笑得有点蹒跚了，而小马这小子却反而在一旁说：“老三心痛牝骡，疮也舍不得压一个。你们瞧着，哪天牝骡肚皮一定一涨一涨的就大起来了。”

蹲在地下煮饭，整理鞍子的，坐着吸烟的，都哈哈地大笑。尤其是张得荣破竹筒一般的笑声老保的侄儿小保，他是新来的，亦在露牙齿。

头上一阵热，我忿忿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鼓着两只眼瞪小马。

然而一回儿又感觉到无忿忿的必要。赶马人哪天不闹着玩儿？哪天的生活不是拿些脏得会使耳朵起腻的话来消遣着？于是竖起了的眉梢又放平下去，报复地说：

“大起来了么？大过了又瘪下去，这才有了你。”

自己就故意大声的笑。然而没有人附和我笑。大概他们是被我起先的阴色吓闭了嘴了吧。一路走的伙计是不可伤和气的。然而这样大家都不讲话不笑了，空气不是太严重了吗？想了一想于是又说：

“老张，老张，今晚是你的夜班。你要好好守着啊，小心小马半夜起来到马槽上去跳啊！肚皮一大，不是又是一匹‘小马’吗？”

赶马人到底是直爽人，终于大家全被逗笑了。万锅头亦起了话兴说：

“我先交一百元，我先定下。那是‘好种’啊！”

“那时，小马不是该称老马了吗？”

“哈，哈，哈——”

煮饭的保德山把一撮盐丢错到饭锅中去了。

只有小马一个不笑。等人笑停了，他好象对自己说似的冷冷的说：

“我不笑，我脚干疼。”

我晓得，他是在暗嘲我去年在云南驿的事。去年四月间宿云南驿的那天，我因为受了万锅头的慫勇，便趁黑在灶门前向王家姑娘胸脯上摸了一把。结果让王老头儿捶了脚肚子。回想起来，那味道真是辣辣的。

今天又是歇云南驿，谁再去歇他的王家贼店！

几百名民伏都在挖汽车路。他舅子的，路一挖通，我们马帮可走哪里？也不知道要绕走哪一股去？我家里没派着伏，却上了他舅子的三块钱捐！真是他舅子的：

“修路我上捐，走路我绕远！”

吃了饭，又抬起驮子走。我敲敲鞍子叫小青，小青不象往日乖，不象往日一听见声音就跑拢来接鞍子，它低头吃草不睬我。我气了，跑过去狠狠的给了几柴棒，它才来。

今天是云南驿街期，我们到时赶街的人还没散，插在头骡上的黄旗，向着人堆里一摇一幌地冲。人都向两边让。

王老头坐在店门口，他家一只马都没人去歇。他寂寞的尽摇扇子，小马走过去的时候却大声的问他：

“王老头儿！生意好？”

老头子把老脸摇摇，又笑笑。

万锅头去割了四斤肉来，今晚吃得真饱。小花和老黑也得了骨头啃。

初四

小青腰窝上的那块伤已经破了口，鲜红红的。把鞍子小心地轻轻往上合时，它总是摇头刷尾，有点想用后足来踢人似的。

——真是！那有婆娘不偷汉？那有骡背不压烂？那末重，二吊四的洋烟驮子压在背上，象皮也得磨出个大洞来，管它呢，反正是个五顶六，驮到了省城卖掉它，另买一个大样一点的。贴也贴不上几元钱，把脚钱贴上不够，向万锅头借几天也得！好在一趟二十元零五角，二趟二十元零五角……不是又爬上了一级楼梯？

一路走，有许多狗跟了来。小马说小花起了草。

今天站口上，只有六十里。所以在抬哨时得在草地上狠狠地睡了一觉。太阳晒得辣，种庄稼的在发愁。然而老天，照顾照顾我们出门人吧，雨可下不得。

到了普棚，时候不早。小花象真的起了草，七八条狗在门口踱来踱去。老张看不下眼，拣了大石头去打。打着了的汪汪叫几声就夹紧尾巴走了。不过一回儿它们又在门口出现。小马叫伙计们不要和它们为难。

“让他们乐一阵子吧！明天看我们的，我们也能尝尝荤。”他说，我好象觉得他又在取笑谁，可是想不透。

今天轮到我守候夜班。四十八个牲口，看见我打着亮提料或提水去，总是拿鼻孔“哼哼”的那末叫。小青吃得“孔孔孔”的多响，多起劲，妈说驮不起，真小看了它。

店子里有个大发髻子婆娘。起先老张到水缸里去舀水喝，问她是否干净的。

她说，水缸里哪来不干净的水？

“水水水！老板娘的水，这种那种的水。”

“刚才挑来的，你不要狗嘴瞎说。”

“开店的娘子哪样水不往里倒？淘米水，洗裹脚布的水，洗裤子的水，洗骑马布的水，洗老板膀子缝缝的水。”

“狗嘴，狗嘴！”她笑咪咪地骂。

她的男人——店老板——也坐在一边笑。

这使我又想起了妻。妻是一句话都不开口的。我骂她，打她，她气也不出声。她是个正经货！不象这些开马店的老板娘们一样不值价！

——好！回头时替她剪上七尺花洋布吧！

单一个人，深夜坐着无聊，想起这对不要脸的两口子，便随口唱起来：

“天上打雷响九洲，
地下黄毛猪儿死丫头；

你好比

十字街头风箱杆

那个不来抽两抽！”

万锅头象还在楼上抽大烟。我听见他的笑声。

牙狗们在门外“鸣——鸣”地叫，怪可怜的。

初五

今日端阳——出门有就没有端阳。

大门一开，便瞧见那些牙狗们。他们昨晚简直就在门口蹲了一晚。老黑跑出去给它们一个一嘴。小马赶紧喊：“老黑，噢，老黑！转来！”

大家笑了——笑小马管狗儿的××事。

吃了饭，抬起驮子又走。照例是头骡的大铃“噌……唧”，二骡的二铃“庆——嚓”，每匹骡子用自己的头紧紧地触住前匹的屁股，纷纷沓沓地跨出大门去。喂！我的小青走路真稳，一步步小心地走，从来不能滑一脚。

老黑紧紧地伴着小花，不离开。后面整群的牙狗陆续跟了来。他们一路走，看见一堆石头，就使劲地闻，嗅，随后吊起一支后腿墩一泡尿。老张狠狠地由地上挣起石卵子，说：“请你打牙祭，请你吃荷包蛋，”就使劲扔。

小马连忙摇摇手叫：“不要打，不要打！让他来，老子得好好地弄一回‘地羊’吃，免得今年又打摆子！”

于是大家心中都感到一阵兴奋，大家拿舌头舐舐嘴唇。各人心里各自在预先享受今晚的这顿盛筵。老张和万锅头两个正为了谁应该吃那根壮阳滋阴的“鞭”的事起争辩。老张说他确是有点儿上了年纪了，今年体气特别的弱，远敌不过往年——走两步路是怪不得劲儿。所以他该吃，吃了才耐得住打雨水。万锅头却又有他的话：他抽大烟把体抽虚了。人家望着脸儿倒满胖满壮，其实内里却“虚”的不堪。所以，他得吃，他得补！

“不瞒你们各位说，”他为了要加强他的理由：“这几遭儿以来——啊，好在大家不是外人，要不然说出来就太不象话——我一回家，总不敢挨我家里的睡过半晌觉！抽上了大烟，就玩什么也没有个滋味！”

说完，他又表现了一张“有苦说不完”的苦脸给人家看。他的坐骑——那匹淡紫色毛大骡子，似乎是最表同情的一个听者，也现出一张长得要哭的苦脸，摇摆他的一双大耳朵，“拍搭拍搭”地响。

小马象胸有成竹似的去驮子上解下一节索子来。他喊伙伴老保管着老黑，不准他来吃醋打岔。自己却离开了他的那一把马，唤领着小花，一直落在帮子的尾后慢慢走。

他的确是个坏蛋！他想出来的一点儿主意就比人家坏些！

他用绳子结了一个活套，挂在小花的屁股后。他又按住了小花的头，说是请它委曲一下。果然来了一只带着急色的脸面的大黑狗，拉长了鼻子呜呜地急叫。它斜眼看小马，又望望那活套，终于抬起前腿学人立——它的脖子恰巧钻进了活套。小马勒紧了活套，看黑狗在挣扎，得意的骂：“你就好钻进这一道圈儿，这一回让你去钻一辈子乐！”

大家都乐不可支，脚肚子了的筋骨都硬了起来，起了劲。大声的吆着牲口快走。

万锅头特意选了小河边的一块草坪，喊着叫抬哨。

在河边，大家把鲜嫩嫩的狗肉一块块的洗涤停当以后，老张又要讨那张皮子做褥子用。小马听了，就顺手把皮子一手扔入水中，随河漂去。他说：

“你这蠢货！我们是买来吃的羊肉，你却提着一张血淋淋的狗皮。叫人家看见了，再是老实人，也要冤枉我们吃的是偷来的狗肉的。你这才叫‘挂狗皮卖关肉’哩！”

今天走的是几十里路，可是一点也不觉得长。心里只转念着吃“地羊”的滋味，一路上只见大家一面高谈一面用舌头舐嘴唇。老张和万锅头还在叨叨不绝地争“鞭”吃。走过英武关，路两旁都是大山，长着黄黝黝的树林。往常走过，大家总不免打个寒噤；今天却谁也不理会，只听见大声吆着牲口快走。

当山路绕个弯儿的时候，顺风吹来了头骡的铃声，“旅长×”的黄绸子又迎着风在扬威。五个牲口，一个人，一杆德造五子；这样连续不断的队伍，似乎要把高山都踏矮下去了。

大家走得快，小青也加紧脚步跟着。太阳才偏过一半，就望见了沙桥。

老张破竹筒似的喉音又和往常一样地哼起来：

“沙桥豆腐吕合酒，

镇南婊子家家有！”

老保又该到了让眼睛眉毛一起着急的时候，他照每回一样地要替家乡的贞操辩护：

“又是小舅子养出来的造谣言！明明是‘镇南饺子家家有’，你却偏要说成‘婊子家家有’，你是舌头分了岔不是？”

老张却不管，只重复着继续唱。并且还强令老保侄的儿小保也和着唱，一直唱到了街上。

抬下驮子来，小青背上的那个创口更红更大了。我一放了它，它便跑到械，槽前去打滚。后来又尽睡在地下，垂头丧气地一点神气也没有。

都是小马这鬼闹的！今天站口长，却又吆的那末急，可不乏了我的小青。

店主妇勒大嫂提了几串粽子来给我们吃，这就算过了端午节。狗肉在锅中煮着，肉香一直香到院子中来，熟了的时候，万锅头悄悄地从楼上下来，打开锅盖，用锅铲拼命地到锅中去翻，滚汤溅上来烫了他的手，可是那根“鞭”却怎么也找不着。他钉住问老张要，可是老张正正经经地声明他并未偷吃。

小马躲在灶角里闷嘴笑。

晚上，我和老张一铺睡。听隔壁房里靳家夫妻在说话：“他们吃的怕是狗肉吧？简直香得怪！”

“哪里！不要乱说。今天是节，万锅头在路上替他们称来的羊肉！他们出门人第一讲究的是饮食，乱东西他们不敢进嘴的！”

老张哼两声，就赶忙用被窝把头蒙住了。

初六

唉！小青昨天晚上确实乏了，草料少吃。幸亏今天只有七十里，慢慢地走吧。

我又撮了一把盐去喂它——让它硬硬骨头！

一走出大门便打了一个寒噤。原来今天是阴天——要不滴雨珠儿才好啊！

老张缩着脖子。走路怪没劲。小马便去他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嚷：

“怎么啦？一顿狗肉还撑不起你这副老骨头吗？你望望，你怎么吆吆的牲口？青花骡子又挪落了帮？”

老张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急忙从地下拾起一块石子，狠狠地扔青花骡子，骂：你这老鸦的！我看他翻翻眼皮象在体会什么。一回儿，他突然问我：

“老三，可不是？真有点道理，今天周身都觉得他妈的热烘烘的。你昨晚醒了没有，我爬起来喝了两回水，嘴真渴。”

说完以后，他就把缩短的脖子挺直起来，摆出精神的确和往常不同的神气。

他又相相我的脸，说皮色的确比昨天红得多了。

我自己可不打算怎样滋补，让小青骡滋补一下不是更重要吗？

一想到小青骡，就想到它那颗缺少的牙齿来。

“五顶六，喂得哭！”

小马是坏蛋！是他先看见“五顶六”，他又取笑我，劝我到省城找个镶牙的镶上一颗。我回答他：“你有这样聪明的心机，为什么不找块烂鞋底把你妈的烂×给补上一块呢？”

想来想去，小青总嫌矮小些，何况“五顶六”？到省城不论如何要拉它去马市卖掉。卖得了钱，这回可一定得要请万锅头去相帮：仔仔细细实实在在地相定一个粗大一点儿的买。一想到新骡子买来以后的前途心中便宽畅了。

于是想到爬梯子的事上去：驮一趟二十块零五，两趟二十块零五，三趟二十块零五，四……六趟，要不然七趟，不是又可买一头骡子再一趟一趟的往后驮，骡子一头的买起来，自己不久亦做起二三十匹牲口的帮主来？那里终天笑迷迷的骑在紫毛大骡子上，路上撞着熟人，人家谁不招呼一声“徐三锅头！下省？”

心里想着想着，转眼就见了镇南坝子了。有几处田里已经栽了秧，绿得叫人心头痛快！

一群群的妇女，弯着腰，把绿秧往田里插。一听见她们远远的歌声，就觉得身子轻，心头乐！吆马人一年要乐三回：五月插秧，六月拔草，八月割谷。

这三个时候，走路再也不会寂寞。小婆娘，小姑娘，戴新笠帽，穿镶过红绿花边的白净衣裳，把裤脚一直卷到大腿尽梢。小伙子们都换了新衣，拿把扇子，蹲到田塍上去拣自己心爱的对手去唱歌。

老保早已溜了，山脚那一小村就是他的家。老张挺了挺胸脯，咽了一声就大声唱：

“大田栽秧栽糯谷，
一路扬花一路熟
谷子扬花正要雨，
小妹十八正要郎！”

一排脸儿打一排笠帽下钻出来，有老，有小。她们不理，只望望老张这四十来的老头儿笑。然而老头儿还要唱：

“十七十八不唱歌，
二十四五事头多；
二十四五要当家，
那有闲心来唱歌！”
这回可有了回音：
“好吃不过铜锅饭，
好耍不过少年伙；
人到老来不正经，
好比蛤蟆想天鹅！”

小马也不等万锅头说话，就自己作主大声嚷肚子饿，要抬哨。大家全象让什么东西绊住了脚，不想走，口口声声叫抬。万锅头心中虽顾念着这里地方不宽，没草放，可是也只得勉强笑笑，不好说话。

于是就在田旁的一块小草坪上抬下驮子。一阵喧闹，一阵天忙地乱，鞍子零乱地丢了满地。大家说狗肉吃得太滋补了，不痛快闹闹这股热劲儿就会存在身内作怪。

大家拼个把喉管冲破，乱唱。小马就哼个调儿也要比人家的脏一些。老张在逗一个老婆子开心，她回唱的老师指了他一下下巴的毛鬍子骂。

今天我的灵机到很通，随口就编起了好几首调子。那个小婆娘口齿的确伶俐，你唱什么她就对得出什么。可惜不知道是哪一寨的。不然回头再找她唱一天。

她唱，一句一句说公婆的虐待，后来越唱越凄凉，竟掉了泪。我，好象是一种责任一般，就唱出了带她一齐跑的意思。她却说：不怕婆管怕官管！

我告诉她：

“小小练子九十九，
郎绑膀子妹绑手；
哪怕官家王法大，
出了衙门手牵手！”

她又说怕坏了我的名声。我说：

“大河涨水浸沙滩，
沙滩不怕水来推！
只要妹心合郎意，
哪怕旁人说是非！”

看她一手一手的把绿秧插进泥去，银手镯在日光中一闪一闪发光；真有点恨自己是个吆马人了：否则如何会学得如此一张缺德的油嘴——看见野花朵朵香！

真是吆马三年会做贼！

抬起驮子要走时，她停止了插秧，抬起头来——唉！是多末可怜的一张脸啊！

头骡脖子的大铃已经响了，她用眼睛定定望往我唱：

“送郎送到橄榄坡，
采把橄榄妹装着；
吃个橄榄咽口水，
橄榄回甜妹想哥！”

头骡脖子上的大铃“噹——啷，噹——啷”一响，这声音，对于我的两腿，已成了一种绝对的命令，就跟当兵的听号响一样。走，走，终于到了吕合镇。

初七

天还没亮的时候，翻了一个身，耳朵朦胧听见淅沥淅沥响。——不是下了雨？竖起耳朵仔细听，可不是？屋簷把水掉得“滴沥滴沥……”老天真要和我翻脸？爬起来，伸手去簷下探。这回可实在，不是溅了一手的凉水？

背他三代舅子的霉！再晴几日不就到了省？昨天因一时的高兴，抬早了哨。后哨长，小青一路走，一路只是嘘气，哨上又啃不着青草吃。人家的牲口个子大倒不要紧，却拖乏了我的小压尾骡子。唉！真是“十大九不输！”到了省怎么也得和人家掉换一个大样点的。就是多贴补几无钱也值得。这往后不是全是雨水天？路上黄泥塘又陷又深。高大点的牲口到底叫人不担心，“哗啦，哗啦”几步就跨了过去！个子矮小的牲口却真费力，泥塘一深到肚皮，就象苍蝇落入了糨糊缸里，动也不会动了。

天见白了，大家起来——一个个人都皱起了眉心，老张的脖子依然缩进肩头，狗肉的功效也不见他提起了。

大家没有话说，都悄悄地各人去打开驮子上的毡子，平平整整地铺好，不上雨漏进去。一声不响抬起驮子走！

下雨天，走起路来真累赘，眼睛又要看脚下，又要照顾牲口。一不注意，马脚“啪”地一声踏进了水窠子，泥水就溅得你满脸，闻闻是马溺臭！自己走滑了脚，也得坐一屁股黄泥。

下雨天，大铃也减少了威风，不用晴天响！骡子个个低了头，用鼻子摸着地上走。淋湿的鬃毛歪倒在一边，水一滴一滴顺脑袋往下流，从眉毛滴到鼻梁上，活象掉泪。

抬哨时煮几颗饭吃亦费力！遍地找不着一根干燥柴。吹火的让烟子熏出了眼泪，火还是嗤嗤叫，不燃！捧碗吃饭，各人笠帽上都滴着水，掉进饭碗——热饭变冷饭，乾饭变汤饭！

哪天谁再向我说赶马好玩，我就让给他赶！

一直到了楚雄西门王家马店，大家围坐在火塘边烘烤衣服，才觉得嘴唇皮也活动起来，笑时也懂得仰仰脖子了！

一碗烧酒，大家传递了喝，说是可以驱寒气！

初八

一爬起来就望天：老阴天，可住了雨。

照例是小马喊“枣骝”的尖锐声。

大铃噹噹地响起来，骡子铁路踏着石板发出坚硬的声音。各人背鞍子，上后鞦，上攀胸。用石块向不听话的牲口扔。愤恨的叱骂声。

接着是一片声的抬抬——抬！二吊四的驮子搁上了骡子的背脊。头骡缩了缩腰，带着大铃“噹——啷，噹——啷”地跨出大门去。二骡缩了缩腰，带着二铃“庆——嚓，庆——嚓”地跟着跨出大门。接着又是三骡四骡……最后是我的小青！

走了十多里，在坡头上，天忽然透出几丝阳光。回头望望楚雄城，四四方。

我扳住小保的肩膀，问他小媳妇的小脚可香不香？这小子害羞不会说笑。

老保却来帮他，问我的婆娘底绣花鞋有多重！一匹马驮得动十双否？这老鬼已学会了我们的民家话，随时要来打趣说笑。他说：

“要讨就讨民家婆，

晚上当床席子睡，

白天当个骡子驮！”

帮子里除了二保，全是家乡人。小马不等他说完，就接着说：

“要讨就讨汉人婆，

三寸金莲尖跷跷；

蹲回毛厕要人扶，

端阳粽子不消裹！”

老张却因此追念起他的亡妻来了。

“要是她在，我就整天躲在铺上，烧大烟也不愁！”他兴致的说。“那几年我上喇鸡鸣去驮盐，她回回都跟了去，骡子驮一驮，她总要背送半驮。有一回，牲口中了急症，睡倒在路上，不会走，我急得没办法。她却解下驮子来，绑在背架上，气也不喘一口就背起来了。哼，汉子，两个也背不赢她！”

“但是针线上呢？那就得让我们小脚婆！”小保说。

“针线她哪能就不会？她什么手艺全来得。石匠？她挥锤头挥得准。厨子？她不会象你老保，伙计保德山，一样把肉皮煮成皮鞋底。她还帮过人家当几天木匠，我家里的桌椅板凳一概是她做的。你们的小脚婆？哼：旁的好处没有：就是走不得路，不会跟了野男人跑！”

把大家全说笑了，万锅头骑在紫毛大骡子上叫：

“不要再提，不要再提！提多了大家想家。——吆着呀！不是吗？天又飞雨点子了。”

雨点子是把锁，大家的嘴皮又给锁住咧。

一回儿，老张的脖子又缩短了些。几颗细雨点排在他的毛茸茸的鬃子上。

大家一句话也没得，拉开步子走。人静下来，满耳全是牲口的蹄声。在山径转弯的时候，大铃响得格外清亮。

低头望望，路上印了一个个的足印。足印倒过头来的时候啊，二十块零五角将在我衣兜中响！

很早的就到了广通城。

初九

还是下雨。四山云矮。

出门就是石头路。牲口蹄子踏着怪响。小青倒不性急，把头低到几乎和地一样平，慢慢的摸索着走。连今日亦不过五天了，再争一口气，就到了省。

石路就在田中间。天下雨，忙煞了栽秧的！满田野都见东一堆西一堆的人，也有还在使牛犁田的。他们唱的多乐！妇人家终年关在家里，门子也不得闯闯，现在放了出来，可不让她们乐个够？

小马一壁走，手上拿根细树枝独自在唱一些脏话。老张却尽缩着脖子，怕雨，张不得口。

忽然听得小马大声叫“稳——”接着小保跑上前去。我知道是翻倒了一驮。万锅头吩咐我留意照顾小青。

走过去，看见路边的土塌了一块，小马和小保都卷起裤子在田里抬那翻了的驮子。几个栽秧的妇女在一边哈哈笑。

我也卷起裤脚下去，才帮他们抬起来。

快到黑苴的时候，碰着叶锅头的马帮由省上转来。他说省城洋烟正在涨价，到了八百。他告诉我们，到了省赶快揽驮子转下关，第二转的股价一定要高。

大家听了心里喜欢，于是又大声大气的吆着牲口走。

今天路更不好走了。这一段来往的牲口多，驮盐的每天就有几百。有水的地方都被马蹄踏成了泥窟，象一大锅稀饭。下雨天牲口偏喜欢撒溺，前头的骡子在那处撒，后头的走到那处，一定要一个学一个的撒。有时你站着吃了一杆烟他们还没撒完。

到舍淡，又算完了一天。

小青似乎瘦了一点，眼睛上面显出两个深坑。

初十

今天是我的大难关。怪道一翻身就听见老鸦叫，叫得和往天不同！

昨晚哗——哗地下了。房子漏，半夜和老张起来抬了好几回铺。骂吴老板也没用，他两口了不是也在忙着抬板铺，骂老天。

记得做了好些梦。梦见小青似乎换了一身子白毛，就好象个大山羊。又好象我拉了它在卖，有几个人和我说价。他们扳开嘴来瞧口齿似乎没有发觉“五顶六”，只说是太老了点。我就和他们争闹，说是摆明了才有七岁的牲口。

可不是？夜梦不祥！

早上出店，我还向万锅头说，小青象有点驮乏了，昨晚草料少吃。万锅头说不要紧，今天到了禄丰城找个先生瞧瞧，灌一服药；好在今天一过，就只有了三天，而且这三天路平，里口也短。

大雨过了的路是如此难走。泥浆有一尺来深，草鞋也穿不住，只得光脚板慢慢走。老张找了根竹杆扶着，屁股上却坐了不少黄泥浆。他说：“走也走不动，却还要贴上这许多黄泥粑，重得裤带都结不住了哩！”

大家只顾得了自己，谁也不敢笑，怕跌。

牲口滑到了两三回。大家嘴里不停地喊：“稳——稳——”我更小心，不论哪时都用手扶着小青的那驮。可惜是两口大板箱，如果是零散的物件，我一定要解下二三十斤来让自己背着。

然而老鸦今早上叫得那样怪！响水关的坡还没上了一半，小青就陷到在一个泥塘里了。

这个泥塘也不过一丈多长，前面的牲口是走惯了这条路的，都用鼻子在泥浆面上嗅着就过去了。小青却还是头一遭儿，牠前脚一踏下去，觉得深，就害怕起来，退了转来，不敢走。我打了他一棍，牠着急，就挨着泥塘的边缘走。那是多么狭窄的一条巷子，又滑。我赶忙叫“稳，——”然而小青已滑了脚，坐进了泥塘里！泥浆一直陷没了它的肋骨，就象一只掉进浆糊罐里的苍蝇。牠抬起头，一动也不会动，只会用黑油油的眼睛朝天望！

这时在我身边的只有万锅头。他连忙从他的紫毛大骡子跳下来，两人没命地去抬。可是自己也让泥浆陷住了腰干，驮子一点也抬不动。又大声吆叱小青，命它用力挣扎——然而它只能用那双黑油油的眼珠子望望天！

我大声喊小马。小马跑转来，三人使劲才抬起了驮子。可是小青还是起不来。万锅头拉它的头，我扯尾，小马用棒使劲地吆喝，打。它掉下了眼泪，但是爬不出泥浆来！

这样延长了半点钟，什么法也想尽了。小马终于拔出他的小光刀，说：“就看这一法！”

他对住小青屁股上戳了一刀！万锅头同时死命一拉，小青总算跳出了泥塘。

然而——当我定眼看时——牠的前左脚已经折断了骨，只用三支脚站立着。怎么办呢？我鼻子酸着酸着，就用手去控眼睛了！

万锅头只有到了响水关再说话。

于是他和小马去追前面的牲口。我——有什么法呢——用肩头扛起馱子，拉着缰绳，让小青三只脚一跛一跛地走。

路滑，馱子重，小青又不肯上路，要我使劲拉，它才走。走了十步，肩头已经痛起来，只得息下。望望小青折断了的那条腿，又是哭。

走十步，又得息一回。到响水关不过是七八里路程，然而走到下午四点多，还是不到。想到自己的帮口决不能在响水关这样一个买不着草买不着料的小村中歇夜，这时已不知去到什么地方，心中愈加着急。可是小青一跛一跛地怎么也走不快。摸摸自己的肩头又肿又痛！十步息一气，息气时只有哭！

后来遇着一个扛柴的，我请他帮我扛了馱子；自己专门拉跛了脚的小青走。

天要转黑的时候才到响水关。有个黄老头告诉我，万锅头他们等不得，赶着歇禄丰去了。留下话，叫今晚就在此地歇，明天他们会打发牲口来接馱子。

黄老头以前也是赶过牲口的，他已替我在山上找了药，敷在小青的断脚了，又用夹板直直地绑起。

他说在这样的伤势一，医好的时候有，医不好的时候也有。他劝我凡事由命，不必悲伤太过。

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响水关我从来没有歇过夜：晚上天气冷，水吼震耳，松树让风吹的遍山响。

十一日

昨晚后半夜才睡了。醒来时自己想把昨天的祸事变成一个梦，可是睁开眼，就望见院前拴着小青，前脚有一只用夹板绑着，落不得地。

抱些山上割来的绿草喂它，一到面前，又是鼻子酸，掉泪！

黄老头又找了些舒筋接骨的草药来灌它。他摇摇头，太息地说：

“这就要看命了！命大，两个月就好了——命差一点，就好了走起路来也跛。”

一天头都是昏的。人像吓落了魂魄！

到门口望了几次，不见他们打发马来接馱子。想到是住在万山之中的小村里，守着价值很大的洋烟馱子的危险情形，心中的焦急，又比伤了骡子更进一层！

十二日

万锅头怎么不找个牲口来接我？此地是有名匪类出没的地方，万一什么人瞧上了我这一驮洋烟，可不要闹更大的事！这里又没有养马，要不然我自己也好雇一匹走！

到今天才把心镇了点儿，魂也归了一半。想想都是自己不听娘的话的错：要发财，要往高处爬，这一下可不跌了个实在？做梦似的要爬这架梯子，如今才爬了一级，就攒得腰干疼！这时娘还不知道哩，哪天她知道这事，哪天她五十几的老命就要搁不起这一吓！妻呢？妻不敢说话，可是她会暗地怪我八字坏！这不就是这样了：辛苦三年，舍不得穿，舍不得吃，积钱买了这活宝贝；可是前天一交，就攒了个无影无踪？一百二十元，一百二十元，若本钱亦攒脱了，那里再去找利？

越想越急。越急越想。摸摸额角——滚烫！

疑心是病了，就去荷包里掏出妈给的那块黄泥，和水往肚里灌。

午饭前后，有个人牵了匹马来。他到了门前，我就问：

“大哥走哪处来？”

“城里。万锅头告诉……”

“不是来接我的馱子？”

“不错。馱子在哪里？”

于是他就去试了试馱子的轻重。他又回过头来打量我那匹骡子，随后就进去找黄老头了。

我赶紧吃午饭，预备赶到禄丰去歇。一回儿，黄老头衔着根烟杆出来问我：

“要走了吗？”

“是。他们拉马来接我。”

“骡子呢？怎么办？”

“就费你个心吧！暂时寄喂在尊处，哪天我转来再看。请你费心照顾一下，养好了旁的不说，药钱必定要奉送的！”

“唉……”像在沉思。“好说，好说！大家全是走熟了的人，些许野山草药，还讲什么钱不钱！不过……交情是交情，话可要交个分明。老弟，是不是！牲口……牲口身上的事，谁讲得完？医好了，固然老天保佑，大家喜欢！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出个什么岔儿，那时又怎么办？我又怎么对得起你老弟？好牲口都会平白的暴死，又何况……老弟，你明白？你得想个办法！”

“……”

的确是决定不下来了。牲口是吆不起走的，自己又得跟着馱子到省。丢在陌生人家里：人家心肠好，那末倒不怕；如果——唉！人心难测！谁断得定这老头儿不会打你的狠主意呢？

我在他前面迷路了，我想不出一个办法。

他用脸凑近我，像非常热心似的为我建议：

“老弟！你说是不是？万一你回来，牲口已经没有，就是你不疑心我，我可怎样向你表白？……牲口是伤重了，就是医好，也馱不得远路！我替你出个主意，趁正在高矮一点把它出手，不还多少得个价？蚀总得蚀，可怎么也比卖皮子强……老弟？你心下……”

“……”

“再说，你走省城，回来，牲口还是拉不起走？那时……”他吐着烟，烟在我眼前弥漫——我的心像青烟一样地抓不住一点儿着落了。

那个由禄丰拉马来男子也出来咧他说：

“大哥！送就替你一直送到省城！脚钱可要现金十元！少了不行！”

我和他讲情面，请他减少，又说出了自己才一总得二十元零五角的话。

“少了我不去”

黄老头却表示替我帮忙，嘴上把忠孝仁义的道理一概说完了，总算减到八元。我还有什么办法不依呢？

可是他说看情面就依了八元。不过不论如何，要先给钱，否则他到路上没钱开店账。

我身边偏没钱。

于是黄老头慨然地数给我二十二块钱，说代扣掉八元价钱，小青的卖价一共是三十元。我还有什么办法不依呢？

馱子由他马馱起走了。临时，我望望小青，小青望望我。

十三日

到了老鸦关。

在街上，被运气欺侮了的人，就是听见一个漠不相关的妇人的笑声，也会疑心到是在笑自己。街狗的吠鸣都使我愤怒，我低着头，什么也不看就进了店子。

傍晚走出街子买蔬菜，遇着替赵家赶马的杨新禄，他一把抓住我问：

“徐老三，你的牲口可好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出省的那天，正遇着你们的马帮。万锅头告诉我，遇着你，要你快些把馱子弄

上省——你那匹牲口呢？”

“卖了！”

“卖？得几元？”

“三十！”

“唉……”

十四日

又到了安宁州。

今天好像有了点精神，走路时已不再低头了。明天就到了省，此后应该如何打主意？和万锅头商量个办法罢！

空了手回去，娘面前就瞒不过。是的，总得请非同寻常锅头想个办法，瞒瞒她老人家。她和天福祥老板们熟，请他替我哀个情，求他们可怜可怜，借我百十块钱。是的，脚价好了起来，来回三四转不就还了这数目？这回可要留神“五顶六”，青毛的也不要了，青毛不服我喂——喂个黑毛粉嘴画眉眼的罢！

要是牲口大样点，回家就说贴了人家二十块钱换来的。娘一定还说我老成民。

于是心头又热闹起来。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尽想此明天要临到的事。

十五日

早上起程特别早。店主妇还没有起来，我就在院中喊煮饭。

两个人，一匹马。赶惯了大帮牲口，怪凄凄的！管它哩，今天怎么也得到！

还没有到高桥，就望见自己的帮子驮了洋纱打回头了。见了枣骝头骡背上插的绸旗子在风里幌，眼睛又包了一包热泪。先就见了小马，还不等我走拢就说：

“好了，来了。大家在省等了你一天，好心焦！今天开帮回头，天福祥怕你那驮出事，便扣住万锅头不让走！我们先来了，你快去吧！万锅头要等你到才走哩……唔？你的小青怎样咧？”

“卖了！”

“卖？得几元？”

“三十元！”

“唉……”

噙——啣，噙——啣，头骡的铃声已走远了，小马忙着要去跟着，临行，还说：

“明天你们空身，加紧赶一站，在老鸦关就追上了我们！去吧，锅头等！”

路平了，不管马主人的噜苏埋怨，用力叱打着马走！

进城，挤开街上拥塞的人群，在天福祥门口就大声喊：

“万锅头——锅头！”

锅头出来见了，我，“哦——”他叹了一口气，继着才在脸上现出一个宽心的微笑。

抬下驮子，我在抹头上的汗珠。

“牲口呢？”

“卖了！”

“卖？得几元？”

“三十！”是在喉咙底下的低音。

“唉……”他收敛了笑容。

接着就和他提到请他代向天福祥老板面前哀求借钱的事，我说明了是为了要瞒妈的时候，自己忆觉得熬不住眼泪了。

他沉思一阵。终于说：

“来！我带你去说说看！”

走进了两进屋，便是帐房。许多穿马褂，头颅圆圆的先生坐了一屋子，像是在讨论什么事务。

我们进去，他们简直没一个人看见。锅头就在房门口谨谨慎慎地喊了一声：孙先生！

孙先生是个白脸，合着下巴像生气。他出来了，锅头擎起一只手指着我，脸上连忙极勉强地装出一个笑容，说：

“孙先生！这孩子就是骡子蹩跛了脚的那个。他……”

“就是他？他这误大事的！号上在他这驮上给损失了五六百元！他只有一个牲口？他可有现？他得赔号上五百元！”

这好像是个青天霹雳，我感觉得大腿软，周身发抖。万锅头也呆住了，他只是睁大眼睛呆看孙先生。

孙先生好像在脑里想什么，好一阵，接着说：

“昨天汉口来了电，说生意转坏，今早上这里烟价一跌就每百两落了二十几！你们路上不小心，这驮烟一搁就搁迟了两天才到，不是要蚀着五六百元？还有什么说的？万锅头，带了他去，具个保结，快去拿钱来赔！”

“孙先生……孙……”锅头口结了。我是只会哭，什么话也不知道说。

再歪过眼去看锅头时，锅头已经跪在地下了，自己是祸首，便自然而然也照样跪下去。

孙先生的面子似乎有点软了，账房里又出来了另外几位先生，大家说着劝着，结果是：这次的驮脚二十块零五角不给，还要我赔价一百元。万锅头具结保我，由我每月的工钱上扣缴。末了，他们又好好地训饬我一顿——唉！他们骂我是什么呢？

回到店子里，万锅头摸摸我的肩头，只是摆手，叹祸不单行！

我心中却只觉得格外清楚：这种梯子不好爬，爬了一级倒跌下了两级来！

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大窝子